

北风刮了一夜，掠过屋脊上的瓦花，吹出细细长长的哨音。我睡不踏实，一个梦被截成了几个片段，每个片段都接在一起。依稀中觉得这个梦像是益母草盛开的花，被一根细细长长的褐色的秆子穿起来，秆子分成几节，每一节都打着一把淡紫色的伞。我在梦境里顺着褐色的秆子一节一节地往上爬，猛然惊醒，已是清晨，仿佛听到有人喊了一声我的乳名。拉开窗帘，窗外看不到人，只有田埂上的益母草在风中左顾右盼。我想应是它们在呼唤去年落进土里没了音信的种子，却把我从清晨的睡梦中唤醒了。

盛花期的益母草是九层塔，每一层都开着花，色泽艳丽，花下叶片细而长，平展地伸开，叶面向阳，叶背朝地，托着盛开的花。花穗是一座悬空的塔，塔上的花儿都向阳怒放着，昨夜的风，把一地的花儿全都赶进了秋天。

田埂上还有其他野草，每一种野草都有名字，母亲带着我上山劳作时，一一给我指认过。母亲指着开花的益母草对我说，它叫“笼床秆子”。我好奇它的名称，是开花时，一层一层的花序形似蒸馒头的笼床吗？还是它暗褐色的茎秆色泽，近于笼床上那些略显陈旧的笼齿？

而“益母草”则是药书上的名称。我一直觉得给益母草取名者，一定是一个深谙其

益母草

□刘汉斌

药理作用的人。益母草是历代医家用来治疗妇科病的药草，“益母”包含着人们对它的敬重。

我记住益母草，却不单单是因为它的名称或者药理作用。烙饼、馒头的制作过程中要用到食用碱，过去生活条件不太好，凡是能在山野里找到的东西，就不愿花钱购买。母亲把益母草的茎秆砍来，晾干后点燃，火在火中滋滋作响，浓烈的碱味弥散开来。火熄灭之后，留下的灰烬就是草木灰。我们用草木灰代替食用碱，兑水化开，等不溶于水的灰渣沉淀后，再撇去漂浮在上面的浮尘，用棉布过滤一遍，变得清澈，就用这草木灰水调节面粉的酸碱度。

益母草生在田埂上只是野草，千熬万煮之后才是药。在村庄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的年代，母亲们的“月子病”或者妇科疾病，都离不开益母草。那时候，益母草无论生长在哪里，都会被人像收割庄稼那样收割回去，精心晾晒，悉心保管，随时准备分给有需要的人。益母草在乡里乡亲的交替借用中，传下许多佳话。

秋日山野水汽氤氲时，益母草汗涔涔地立在人间，好像对着你微笑，你也禁不住对着它们微笑。相视一笑间，秋风清浅，益母草也随秋风捎来了阵阵花香。

大家V微语

展示

□张炜

●写作类似展示，无论含有怎样的“深刻”和“善意”，都是一种卑劣。

●不仅是给予儿童的文字不能嗜血，不能肮脏和淫邪，即便是给予成年人，也要节制，不然就是放肆和无能。

●古今中外的大师写尽了人性的残酷、丑陋和变态，却从未出现一些等而下之的、廉价而拙劣的赤裸和淋漓。

●极度的孤独、贫瘠、悲伤，也可以对应“喧哗”“丰盛”和“欢乐”。在迟钝和愚蠢的懵懂那里，泪水泡坏了纸页，他们也视而不见。

●故事背后还有另一场讲述，但它们止于盲瞥。

琴棋书画，古之四艺。这里说的“棋”，就是围棋。

我学习下围棋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。那时候，中日围棋擂台赛正风起云涌，一阵旋旋风，刮倒了日本的超一流，官方民间均深受鼓舞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。从而掀起的阵阵围棋热，热遍了神州大地。

那时的人们，即使不会下围棋，也能够说上几句围棋行话，否则便觉得落伍。我在乡下中学教书，没有其他爱好，就是喜欢下棋，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。我买了棋具，自己制作了木质棋盘，课余时间经常与同事切磋棋艺。为了提高对弈水平，还购买了大量围棋书籍，长期订阅《新民围棋》《围棋天地》等杂志。吴清源、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何时再闻棋子声

□庄晋玲

小林光一、武官正树、赵治勋、林海峰、聂卫平、马晓春等超级棋士的名字，更是时常挂在嘴边。每当有围棋比赛，我就会仔细查看报纸里的体育消息，注意电视里的体育新闻——其实，学校也只有那么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，还有一份《人民日报》。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连战连胜，杀得日本棋手人仰马翻；企业家应昌期先生准备举办首届“应氏杯”大赛，冠军奖高达四十万美元；日本富士通公司也在着手举办国际大赛……有关围棋的好消息一个接一个，鼓舞人心呀。这些围棋新闻在当时可是轰动全国的大事，媒体自然都很重视，连《人民日报》和《新闻联播》都能经常见到围棋的身影。

大师们在国际比赛中争金夺银，为国争光，我们这些爱好者就互相切磋，自娱自乐。吃过晚饭，学校那棵大樟树下，黑压压围上一大群人。对弈的，观战的，阵营分明。观战的甚至比下棋的还着急，尽管棋盘上写着“观棋不语真君子，落子无悔大丈夫”，可仍然忍不住要在旁边当军师，指点江山。

“快，快，跳一路。”“双一下，就可以连上了。”“挖，崩溃了。”“挤一手，给他来个倒脱靴。”……

赢了棋的，眉开眼笑；输了棋的，免不了懊悔地埋怨几句。那时的电力供应非常紧张，停电是家常便饭。天黑了，我们搬到房间，点起蜡烛，挑灯夜战。不服输，再来。从三番棋到五番棋，再到七番棋，直杀得天昏地暗，残子满盘。夜深了，棋子还在啾啾作响。在毫无娱乐设施的乡村学校，只有围棋才能带来最大的快乐。简单的黑白世界，居然蕴含着如此魔力，今天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。

“尧造围棋教化人，丹朱技艺竟何深？惟知万古不同局，黑白轮流日月新。”这远古圣贤所创造的游戏，充满了智慧。它无穷无尽的变化，让枯燥的生活增添了斑斓的色彩。

与围棋结缘，与围棋相伴，在偏僻的乡村度过了二十余年。许多人离开了这所学校，另谋高就而去，而我依然如故，坚守着我的校园，坚守着我的书本，坚守着我的围棋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对围棋懈怠起来了。网络的兴起，让世界变得更小了，而围棋却与我们渐行渐远。再看报纸、电视，已经难觅围棋的踪影。纵使有重大比赛，也只是体育部门的事。学校那棵大樟树早被开发商挖去挪作他用，我的棋盘也被尘封起来。除了偶尔在网上下一两局，很难在现实中寻觅手谈的对象。遥想当年为了一着棋争得脸红耳赤，恍若隔世。

到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，到处是步履匆匆的行人。沉重的行囊里，再也难以容纳一两枚黑白棋子。人们呀，旅途漫漫，职场惨烈，每走一步，都如同下一局很大的棋。该如何布局？该采用何种定式？又该如何腾挪？如何收官？全凭自己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杨军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156666

文史杂谈

阳台上

□郑培凯



我记得小时候在台湾，称呼西式建筑为洋房，洋房楼上的突出平台为“阳台”，有时也写作“洋台”，觉得这两个词语可以通用。写“阳台”时，心中浮起的意象是太阳可以照射到的处所；写“洋台”，则感觉是点出西洋式的建筑结构。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中，“洋台”一词也频频出现在新文学作品里，鲁迅、茅盾、林语堂的书中都用过。

现代的辞书，经过上百年的新词正名过程，“阳台”成为标准名称，而“洋台”一词已经逐渐绝迹，在辞典中几乎找不到了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《辞海》（1999年版），“阳台”有两个解释：一是“传说中的台名”，引了宋玉《高唐赋序》，说明后世“称男女合欢的处所”；二是“新式楼房房间外面的平台”。“洋”字下，则根本没有“洋台”一词。1993年出版的《汉语大词典》给了三个解释：一是宋玉《高唐赋序》引出的“男女合欢之所”，二是王屋山的道家清虚洞天，三是楼上房间外面的小平台。“洋”字下面有“洋台”一词，解释很简单，就是“阳台”。

说到阳台充满诗意的诗意，现代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，最多只会想象莎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，在舞台布置的阳台上吐露心声，呼唤日思夜想的罗密欧。然而，中国古代的文人，只要一提阳台，就会想入非非，满脑子阳台风雨，想到襄王巫山会神女的典故。李白《清平调词》的第二首：“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。”就提到了巫山云雨，虽然李白是奉诏作诗，以唐明皇的视角出发，写贵妃娇艳的仪态令人心动，却未免稍嫌露骨了一点。

巫山巫峡给诗人带来的想象，在杜甫《秋兴八首》的开头，“玉露凋伤枫树林，巫山巫峡气萧森。江间波浪兼天涌，塞上风云接地阴”，是完全不同的磅礴苍劲，可以气吞河岳。但是，大多数时候，巫山云雨都让人想到梦幻般的云雨之情，接近李商隐写的《过楚宫》：“巫峡迢迢旧楚宫，至今云雨暗丹枫，微生尽恋人间乐，只有襄王忆梦中。”

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阳台云雨联想，始作俑者是宋玉的《高唐赋》与《神女赋》，前一篇写“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，望高唐之观，其上独有云气”，楚王就问宋玉这云气是怎么回事？宋玉说了一个先王在高唐梦遇巫山神女的故事，绸缪缱绻之后，神女告诉他：“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阻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”后一篇写襄王听了故事，就夜梦神女，可惜好事未谐，只留下无限怅惘。历来学者如唐代李善、北宋陈师道都说，宋玉写这两篇赋，用意是讽谏楚襄王，远离女色的淫惑。钱钟书在《管锥编》里却另有别解，认为《高唐赋》创作的意向是神思卧游，与孙绰《游天台山赋》及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同属游览文类，想象翻飞，翱翔于巫山巫峡之间，不见得是讽喻男女的床第淫思。

坐在自家的阳台上，骋目远望，神思远扬，只能浩叹中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，多元歧义的情况太多，连坐在阳台上，都可以扯出连篇累牍的典故。虽非胡思乱想，大概和现代文艺青年的思路大不相同，或许也是代沟的见证，暴露了老派人的遐想总要讲古，有点回归传统的倾向。

文火中年

□王国梁

学做一道清炖玉米排骨，我按照菜谱上的要求，开锅后用文火慢炖。把火轻轻调小，热烈欢腾的火苗慢慢变小，变成文火。

文火，这个词很形象，瞧这火，文气温和、平静和缓、不急不躁的样子。锅中的汤微微沸腾，把排骨炖熟，需要很长时间的熬煮。

平息了入锅前收拾排骨和玉米的忙乱，我开始安静地等待。一会儿，有淡淡的香味溢出来。我知道，想要炖出一锅味道鲜美的玉米排骨，这点时间远远不够，还需要文火慢慢炖。静坐在餐桌前，我忽然想到，文火慢炖，不就是像我这样的中年人的状态吗？

中年应该算是人生最漫长的阶段，不必划定具体的年龄，我们心中最清楚自己的中年从何时开始。当我们褪去了青年的张扬和莽撞，没有了青年的热烈与奔放，人生的中年就开始了。中年一直持续到感到衰老，无心再与时间抗争，才算进入老年阶段。漫长的中年，是一个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底色。而中年，就应该是文火慢炖的状态。

文火慢炖，平静而冷静，温和而温情。不着急、不慌张、不匆促、不彷徨……这样的状态是经历了烈火烹油的青年之后修炼得来的。人生初体验，我们总是向往肆意与酣畅，喜欢热烈与激情。这些浓烈的体验之后，我们最终把握住人生该有的味道和温度。人生过尽千帆，不过翻泛舟水上的平静。即使有惊涛骇浪、激流暗礁，我们也能把握人生的航向。文火中年，在热爱中保持冷静，在享受中保持克制，懂得把握分寸，懂得掌控时间。

文火慢炖的过程中，玉米与排骨渐渐达到完美融合，呈现出完美滋味。一道清炖玉米排骨，味道清淡而醇厚，里面有时间的味道，有熬煮的滋味。文火中年，“熬”字是精髓。这个“熬”不是煎熬，而是一种付出和等待，是一种期许和渴盼。在漫长的时光中，我们默默付出，静静等待，其余的交给生活来评判结果。人到中年，我们不再急着向生活索要鲜花和掌声，不再追求立竿见影的成功和胜利，而是学会以冷静的心态慢慢地等。就像等花开一样，既然撒了种子，就慢慢地等发芽、长叶、开花、结果，没有所谓的速成，一切都是顺其自然、慢慢等来。

文火中年，我们学会为生活加入一勺耐心和冷静、两勺平和与温厚，与生活握手言和，与岁月温柔相待。生活因此呈现平静的面貌，这是绚烂之后最终抵达的理想之境，是人生有味是清欢的彻悟。文火中年，我们越活越通透，越活越平和。

生活并非永远平静，总有那么一碗烦恼或两碗苦闷在生活的汤锅里翻腾。不要紧，文火慢炖的过程中，那点烦恼和苦闷会在时光的文火中慢慢变成别样的美味。文火中年，是一种境界。